

故乡忆旧

带着泥土的夏天(一)

李耀岗

伏天已到了全天候的烧烤阶段,动辄就是一身汗,前胸后背贴着衣服,稍一活动就湿出了私密的轮廓。这天气,工作日内,要是出去跑,回来必是走脱了人形,一天之内不洗澡更衣几番都对不起这样水深火热的炎炎夏日。适逢休息日,宅在家里的空调里动弹不得,脑子都快化掉了,字码出来的都软塌塌地连不成个句子,心里却充满夏日里的清凉记忆。夏日是生命的集市,我在这盛大之中售卖些私藏,由拖鞋、折扇、吃瓜、池上,织成一幅暑日的光景,或许当你从阅读中穿上拖鞋,摇起折扇,一起豪迈吃瓜,一起偷凉池上,你就是当年的我——一个用脚带走泥土的人。

拖 鞋

自从拖鞋这种简便的居家鞋出现,便给人一种轻松散漫的感觉。尤其在室内,不用

再那么庄重,一趿拉脚就走。在城里可能讲究些,内外有别,断不可穿混。在农村的时候,一双塑料拖鞋上脚,基本上一个夏天就过去了,方便的拖鞋成了通吃的百搭鞋。匠人盖房赤脚穿一双拖鞋,在房脊上健步如飞,农人下地也常穿一双颜色模糊的拖鞋,开“三马子”的照样拖鞋踩得油门噗噗噗跑得飞快,走路更不必说,泥里雨里风里土里走哪儿算哪儿。赤日照正午,轻风吹斜阳。一个夏天下来,那拖鞋倒也结实耐用,省去不少鞋钱。

拖鞋能在农村如鱼得水、大行其道,一曰便宜,一曰方便。村舍之间多不分户内户外,没那么多讲究,怎么舒服怎么方便怎么散漫就怎么来。进门出门,上炕下地,穿时一蹬,脏时一冲,脱时一丢,方便自不必说,而且耐穿、耐磨、耐脏,水土不侵,水火不惧,真乃全天候夏季居家出行之佳品。只是常

穿拖鞋,那一双赤脚,风吹日晒,赤黑如炭,脚掌脚底之间厚茧如甲。

某日,吾穿一双大号拖鞋出门,一着急,脚快了鞋却不急,沿赤足滑到小腿处,像足球队员装反了的护腿。正蹒跚着,一汉子教训儿子,自家中追了出来。父子俩皆穿拖鞋,子在前,父在后,沿巷中呼啸而过,竟如穿戴了神行太保的一双甲马,绝尘而去,倏忽不见,令我惊羡不已。只听瞬间喊杀声与人影俱消失无踪,唯余拖鞋鞋底拍打脚底的噼啪声,余音绕巷,数时不绝。

数年过去,回想当年的拖鞋行走,吾也曾试穿拖鞋奔跑竟感不适不堪。鞋并没有变,而是人在变,于是明白那些遥远的乡亲们如何能将便宜的拖鞋使用到最大极限,是因为他们无以为借,可以开发的最大资源就是他们的身体,对生活生存是,对于拖鞋亦是。

画说三晋

太谷老街

萧 刚 文/钢笔画

这是一处我喜欢的老建筑,原始古朴。老建筑屋顶瓦头上已长满杂草,却依旧充满烟火的味道,游走其间,周边的人们依旧保持各自的生活状态。这些在我眼中如文物般的老屋,内外表里不时传来独具韵味的乡音,孩童嬉笑,鸡鸣犬吠……汇成一道视听上的民俗盛宴。



小说

妈妈的头发黑中带点淡黄色,但她眼睛完全是黄色的。阳光下面,妈妈的瞳孔是金黄的,回到屋里,她的瞳孔变成了琥珀色。妈妈开口说话,优美的蒙古语从她红润的嘴唇和像贝壳般洁白的牙齿中间冒出来,像泉水冒出草地。海兰花想钻进妈妈的怀里,像躺在宽阔的草原上一样,柔软舒服。海兰花越想这些事,流下的眼泪就越多,她一边流眼泪一边想我身上已经没有水了,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多的泪水呢?这些水如果不变成眼泪直接流到我嗓子里多好啊,我就可以解渴了。海兰花想到沙漠的可怕,在这里,你怎样呼喊也没人听到,你怎样奔跑也跑不远。这里没有

人路过,没有蒙古包,没有一棵树,也没有河流经过。刚才爬过的蜥蜴现在也看不到了,而阳光越来越热。
4
宁布跟乌兰牧骑的人分手后,骑马回到镇上的家里。屋里空荡荡的,桌上放着孩子们吃完炒米的碗,炕上乱扔着一些衣服,而地上孩子们的鞋没有了,被他们穿走了。宁布叹一口气,孩子们已经出发了。
他去了外婆和僧格舅舅家,僧格说:“这三个孩子借了我的黑毛驴去沙漠了,我很担心他们。”宁布一听就明白了,和铁木耳说的一样——他们进入沙漠了。
宁布又回到家,他找到两个用羊皮做的口袋,一个口袋装满酸奶,另一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4

鲍尔吉·原野 著



《乌兰牧骑的孩子》节选

个口袋里装上水。他找出一件雨衣,还有蒙在头上防止被太阳晒伤的床单。这时候他想起丹巴说的要带上打狼用的布鲁。布鲁是木柄铁头的投掷器,狼头被布鲁击中后必碎无疑。带上这些东西,宁布骑上白马,很快就来到兽医站边上的十字路口,进入沙漠。

连载

北岳文艺出版社

24

乔忠延 著



《幸福从安全出发》节选

这种暖秋现象,迷乱了众生的常态,有人走出茅屋,捧着籽实,开始向土地撒播。这一举动立即引开千家万户的大门,田地里忙碌异常。帝尧对这繁忙也由衷地欣慰。
孰料,众生的欣喜很快变作苦楚。
落下的种子刚刚露头,嫩生生的幼苗笑出了

人们的欢乐。偏偏一夜风叫,天气骤然变寒。窝棚里的人瑟缩成一团,待到天亮,出屋,地上有一层浅白,浅白铺衬开去,直至远天。那浅白是霜。踏着白霜,走进田里一看,人们顿时进了眼:昨日还生机勃勃的嫩苗全都蔫了,蔫了。
众生全都呆愣在田边。有人跳下去,难以直腰,心疼啊!是的,一粒籽实也是充饥的食物,禾苗的死去就是粮食的无望。何况,谁知道再播下种子会不会重演这样的悲剧?
此时,帝尧也一样痛楚,他比那些先民还要焦虑。或许,这焦虑就是他负重的责任心,他的脚步沉重地踏过大地。及至坐在议事的厅堂里,仍然难以松解这痛楚的情

绪。他决心揭开天日变化的奥秘。对日月季节的研究即使不是从帝尧起始,肯定此时他加强了研究的力量。《尚书·尧典》记载,帝尧命羲氏、和氏观测天象,探索天意,他亲自部署力量,派出羲仲住到东海之滨的旸谷,观察记录日出的方位和时间,将昼夜平分的那天定为春分;派出羲叔住到南方的明都,观察太阳如何南移,确定夏至;命和仲住到西方的昧谷,专门测定日落,确定秋分;命和叔住到北方的幽都,观察太阳由南北移,确定冬至。根据观测到的情况,帝尧和几位智者推算出:一载大概366日,剩下的天数,可以增加闰月。这样,春夏秋冬就好确定了。

故事

夏天的一个星期日,上午吃完饭后,几个人在房间里闲聊。有人提议,到繁峙县城看看去吧。刹那间取得共识。京桂生、郝裕卿、王根生、朱文光、我,还有两位,共七人,开始到公路上拦车。

那时繁峙至灵丘的公路上主要跑的是太钢岷口的运矿车和铁道兵的材料运输车。已过了中午,我们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铁道兵的太拖拉,爬上马槽以后,司机拉着我们直奔繁峙县城而去。

铁建琐忆

“急行军”

孙 琨

那时的繁峙县城很小,我们无目的地转了转,准备返回。在县城外的公路上,拦车不顺利了。快天黑了,才拦住一辆到砂河的车。天黑以后,车到砂河,我们下车后,又开始信心十足地拦车。那时的车辆极少。过来一辆不停,又过来一辆不停。看着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有人提议,走吧,边走边拦。无奈的我们开始沿着公路慢慢向前走。

天刚黑,我们还存有几分拦住车的侥幸。当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时,绝望的我们开始沿着公路加快了脚步。

一开始,还有说笑、吼声、五音不全的歌声。接近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时,上午的饭已经消耗殆尽,饥饿感开始一点点袭来。在黑暗中不知名的恐惧和腹中一阵阵的饥肠辘辘声,使我们停止了说笑。

大概走了一半以后,桂生说旁边的村庄是十一连的驻地,他有一个好朋友在这里。我们走下了公路,进了村。七个人中,只有郝裕卿有手表。那时已过了夜里10点。那位朋友看到我们的狼狽样,出去到其他战友房间看看,一会儿给我们端回两碗剩下的小米饭。几个人狼吞虎咽地吃完,谢过这位战友,又返上了公路。

我们开始加快脚步。害怕有战友掉下路基,我们手挽手在公路中间大步流星往前走。郝裕卿看着表,第一个里程碑,我们用了17分钟,桂生说这太慢了。第二个里程碑一下提高了5分钟。郝裕卿说,照这个速度,我们回去还得3个小时。大家迈步的频率越发快了。11分钟,10分钟,9分钟,最快时,我们一个里程碑用了不到9分钟,简直就是小跑的节奏。

回到马庄,已是深夜。大家各自回屋,找到了留给自己的下午饭,吃完以后,赶紧睡觉,不敢耽误早晨的出工。

军队的急行军时速是在10公里左右,每天30公里左右。我们那晚的速度虽说是不负重,但却是在饥饿的状态下,速度与军队的急行军已相差无几了。